

《叹为观纸:中国古纸的传说与历史》:

# 一部古代社会文化史

迄今为止,可能没有哪一项人类的发明创造像纸一样源远流长,并深刻地改变和塑造了全人类的物质和精神世界。21世纪初,当人类意气风发地站在信息技术时代的门口展望未来时,曾憧憬一个“无纸办公室的神话”,然而,作为统治了人类千年的信息记录载体,纸不仅没有因为技术革新而退出现代社会,反而利用新技术改头换面后在信息时代续写着新的传奇,持续影响着和改变着我们的生活。赵洪雅的新著《叹为观纸:中国古纸的传说与历史》(以下简称《叹为观纸》)以浅白平易、典雅生动的文字,开启了一段2000余年中国古纸起源、发展和普及的时光之旅,带领读者走进由纸构建和承载的古代社会文化生活。

## 纸寿千年

纸最重要的功能是用于书写和记录。中国5000多年的文明史,其中可考证的信史有3600多年。从绘有墨线地图的西汉初年放马滩纸算起,以纸作为记录历史信息的载体,已经有2000多年,占信史的二分之一强,并且纸作为载体记录的历史信息量远大于甲骨金石竹帛等材料。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纸的发展和普及加速了中国文明的发展进程,纸这一物质载体使经验和知识的累积与传播以低成本、高效率的方式进行,并进一步促使新的经验和知识产生,令华夏文明在古典时代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在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中,造纸术由于其产生时代早、对人类社会有巨大的影响力,当之无愧地坐上了古代技术发明的第一把交椅。造纸术的发源地是中国,这是得到世界公认的事实,正如《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纸和造纸”词条所说:“造纸术可追溯到约105年,中国的蔡伦用桑皮及渔网、破布、废麻等韧皮纤维造成纸张。”这个词条的描述还表明,蔡伦是造纸术的关键性人物——这已是世界公认的常识,但它巧妙地绕开了一个聚讼已久、笔墨官司不断的问题,即蔡伦是造纸术的发明者还是改良者?

认为造纸术并非始于蔡伦的观点,宋代已有人提出,随着20世纪初考古学的新发展,西汉古纸的不断出土,这个问题混合着国家尊严的维护、民族自信的重建等诸多复杂因素,在20世纪80年代再次成为争论的焦点话题。不同于一般的科学技术史着重理性的评述,《叹为观纸》在这个问题上用了大量细腻的笔墨,详细引述了黄文

弼、李寔之、郑天挺、徐炳昶等学者的日记和回忆录,反映了在民族衰弱、文化沦丧之际,这些前輩学者与外国人一起科学考察时的复杂情感,让我们对这些看上去匪夷所思的论争抱有一份历史的同情和敬意。

有关造纸术的历史争论随着国家强大、民族复兴而归于平静,国际学界早已公认造纸术和纸是中国先民智慧的结晶。如今华夏子孙继承了这一对整个人类文明具有重要意义的宝贵财富,并正在现代社会继续延续它的寿命,书写下一个千年的辉煌。

## “物纸”生活

《叹为观纸》“观”的不仅是作为物质存在的“纸”的起源、发展和普及历程,更是由纸反映出来的古代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叹”的也不仅是纸作为一项人造物品的丰富多姿的形态,更是纸的身后所反映出的瑰丽多彩的个人精神世界和繁杂社会的关系。这部著作不仅像一般的科学技术史叙述了纸的制作工艺,以及纸的原料由麻到藤到树皮再到竹的过程,更超越了一般科学技术史的叙述框架,融入物质文化研究的视角,从“物纸”进入了古代的社会文化生活研究。

法国历史学家第二代年鉴学派的代表人物费尔南·布罗代尔曾通过小麦、稻米、玉米、烟草等日常琐碎物品来研究物质文明结构,指出社会不同阶层的人们吃饭、穿衣、居住永远不是一个毫不相关的问题。受其影响,物质文化研究试图从“日用而不察”的物品中挖掘能揭示文化信息的蛛丝马迹。澳大利亚物质文化研究学者伊恩·伍德沃德认为,物可以执行“社会事务”,表达出一种社会身份,具有建构社会意义的能力。纸就是一项“日用而不察”的物品,并且贯穿不同社会阶层,呈现出“具有代人行事的能力”的“物”之特点。

例如,制作名刺是纸的一种用途,交换名刺是一种社会活动。《叹为观纸》在叙述纸代替简牍成为名刺主要材料时指出,交换名刺本来只是作为人际互通姓名的惯用之礼,但因与封建社会的等级观念、门第观念、科举仕途捆绑在一起,形成了一套极为繁复的规矩。名刺的形制变化反映的是社会关系结构的变化。书中以明代经历四朝的郎瑛《刺纸》为例,列举刺纸从“白录纸”“苏笺”到“白录罗纹笺”“大红销金纸”“绵纸”的演变,贬斥了“一拜帖五字,而用纸当三

厘之价”的奢靡之风。

物质文化研究有一个观点认为,人们需要借助物来了解自我、表现自我。《叹为观纸》描绘了一个繁花锦簇的纸的世界,这个纸的世界也是古人的精神生活世界。西晋傅咸《纸赋》所赞美的“廉方有则,体洁性贞”“攲之则舒,舍之则卷”“可屈可伸,能幽能显”等纸的特性,其实是人通过纸的物质属性,认识到了人的正方贞洁的高尚品质和忍辱负重的人生态度。通过纸及其制品来认识古人的精神世界和社会关系,这一角度贯穿《叹为观纸》的始终,使这部著作不同于一般的科学技术史,更具有人文的温情。

## “纸”来“纸”往

透过一个具体的日常事物的历史研究,去观照人类文化交流史,《叹为观纸》的作者并不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20世纪最后20年,季羡林完成了“用力最勤、篇幅最大”的《糖史》,希望通过“糖这样微末不足道的日用食品”的历史研究,揭露其中隐藏着的人类文化交流史,而这个历史事实是人们通常视而不见的。《叹为观纸》以走向世界作结,正呼应了季羡林的《糖史》。

该书在点染造纸术西进过程中指出,在阿拉伯文学家贾希兹笔下的“隋尼娅特”很可能是指“中国女人”,她们因战乱被掠去,从收购破布开始,把中国造纸术带到异国。而在美国独立战争期间,妇女群体捐布造纸,被称为“自由女神”。这两个跨越时空的妇女形象,由“破布”连接到一起,而这些被人们视若敝屣的破衣碎布,把人类文明向前进了一大步。人类文明的进步不是某一个地区的人群独立推进的,而是在交流、交往、交融和解决冲突中前进的,正如季羡林所希望的,从一件小事上,“让人们感觉到实在应该有更多的同呼吸共命运的意识,有更多的互相帮助互相依存的意识,从而能够联合起来共同解决一些威胁着人类全体的问题”。在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的背景下,人类再一次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我们祈祷纸在世界上来往流动、促进人类文明进步的景象能够再次出现。

令人感到意犹未尽的是,书中只勾勒了纸和造纸术向东、西两个方向的传播和发展线索,点状式展现了“渡来人”(古倭国对中国、朝鲜等亚洲大陆移民的称呼)、战争、“破布收集者”等几个历史片段。我们期待作者将来能不吝笔墨,继

新作  
述评

《海歌低语:不如随遇》:

带着乡愁的“航海日志”

特约撰稿人 韩浩月

近几年来钟情于阅读、写作书信与日记,总觉得书信与日记中流淌着的随意与自然当中,包含着对生活、人生、世界最为直接和真实的感受与看法。书信与日记看似简单,短不过百余字,长则千余字,但坚持下来却很难。山西长治屯留人王海歌的《海歌低语:不如随遇》便是一次日记体写作的集锦,记录了作者眼睛看到的、内心所想的、头脑所思考的,形成了这厚厚的一本书。

作者并没有明确他每天写的文字究竟是日记、书信还是随笔,或将书中内容视作“日志”更为贴切。船长需要撰写航海日志,那些文字里,或流淌着四大洋的风暴气息,或洋溢着晴空万里的惬意,有面对滔天巨浪时的激情,也有星空下静谧的遐思。王海歌的文字恰恰具备日志的种种特质:它们既是旅行博客,记录沿途风景;也是乡愁日记,承载故土情怀;既是世界观察,洞察时代脉搏;亦是电影体会,抒发行业热忱。这些文字有着共同的底色——随意又真挚,兼具洞察的力量与情感的温度。

这本书中,令人印象最为深刻的,莫过于他写家乡山西屯留的文字。整本书里,他有约30次提及屯留:写屯留清晨泡的大叶茶,写屯留地道的美食——炖羊肉、和子饭、豆角焖面、小米稠饭。落



笔谈及这些饮食时,他仿佛调动起所有的少年记忆,一字一句都沾染着饭菜的鲜香,在字里行间缓缓流淌。在回忆与现实的交织中,他完成了时光的穿越,为读者营造出极具沉浸感的阅读体验。值得一提的是,他书写旅行中邂逅的各地美食时,同样投入动情、不偏不倚。热爱美食的人定然热爱生活,而热爱生活的人必然心怀对世界的热忱,这份赤诚在当下显得尤为珍贵。

作者对故乡满怀深情。他写道,中国十大神话有五个与长治相关,长治是名副其实的神话之乡;他的出生地屯留,起源于商周时期,自古便有“古韩要地”之称,更流传着后羿射日的神话传说。深厚的文化底蕴、难以忘怀的家乡味道,是他眷恋故土的缘由;而父母的陪伴与教诲,更给予他精神的富足,支撑着他不断追逐新的事业与理想,也让他始终能以赤诚之心对待每一份热爱与追求。

当然,书中还有一部分内容颇具价值,那便是王海歌作为电影人,近三十年来为电影事业付出的努力与贡献。从北京到香港、澳门,再到好莱坞,他推动开展的大型电影活动不下百场。于他而言,投身这项事业,纯粹源于对电影的热爱,以及推动中外电影文化交流的执着。在一腔仿佛永不枯竭的动力驱使下,他完成了许多旁人眼中“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一直在船上的船长,从不畏惧风暴与岁月,内心永远保持年轻。人类历史上新一轮的“大航海时代”,已不再是地理与物理意义上的探索,而是数字与智能层面的开拓。在这深沉绵长、令人心向往之的时代大幕徐徐拉开之际,电影与故乡、亲情与美食,都将成为每个人内心深处最宝贵的财富,是维系内在稳定的“阻尼器”。

愿更多读者翻阅这些文字时,能感受到作者那份对生活的热忱与向往,若这些文字能成为指引方向的“指南针”,便是再好不过的馈赠。

《平遥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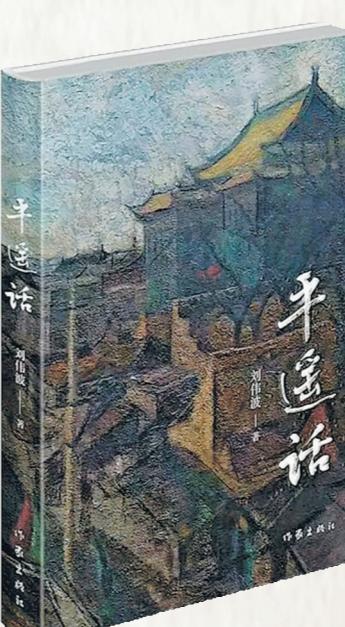
蕴藏在烟火人间的历史与文化

山西平遥历史文化底蕴深厚,有着说不完的故事。人间的悲喜沉浮就在这古城的车水马龙中。平遥是一座城,同时也是一部书。

翻开刘伟波的长篇小说《平遥话》,古城的气息扑面而来,个中滋味回味无穷。《平遥话》串联一家三代的家族史,融合古城民俗风物与历史事件,塑造了刘元、杨掌柜等兼具传统美德与人性弱点的平民形象。

《平遥话》是一部文化小说,作者具有展现地方文化的热望,这也构成了作者的创作动力。作者刘伟波是生于斯长于斯的平遥人,平遥对他而言是与生俱来的文化乳汁,是空气与阳光般的存在。作者以方言为切入口进入故事,在举重若轻的叙述中进入主题,写出了祖辈、父辈、子辈的人生及命运,让人读出一种小说的轻灵。

《平遥话》是一部词典体小



说。词典式的写法其实具有相当的冒险性。当你定位一个词的时候,它是不是平遥话里独有的,是不是有代表性,本地人、外地人都会去考量,这都是对作者的考验。

作者在小说中对方言做了很好的处理,首先是分寸拿捏。有的词语,他将其归为“平遥话”,如姐姐叫“大大”,其他比如“四致”“突儿”“兀家”等,很有代表性。作者借着对这些词的解释,带出对平遥地方习俗的交代,民间风情的描写,进而引起相应的人物故事。

有的词,既可以说是平遥话,也可以说是晋方言甚至北方方言。作者通常会用“可能别的地方也这样说”过渡,既保证叙事的顺畅,也兼顾到“语言学”上的审慎。

《平遥话》辞典式书写的另一个特点是,作者时常会主动为方言寻找依据,证明它其实是古语传承,且有相当的文化内涵。一个看上去很土的方言,原来却有深奥典故,或源自《尚书》,或源自《诗经》《左传》,而且经过了《说文解字》的“认证”。

《平遥话》里,主人公刘元及其家族,历经历史风云,人物命运令人唏嘘感慨,但作者的叙述语言却并不凝重。生活化的切入口,让人物命运有了漫随流水般的从容和如常。同时,由于是对故乡方言的故事情节回望,时有一种轻度的喜感带入。直接的效果是读起来不那么沉重,同时还流露出主人公刘元性格中的大度与开怀。

关于平遥有不少书,但以小说表现这座城,并不常见。《平遥话》未必是第一部,但如此全面、多面地描绘平遥的烟火人间,通过一个家族的命运变迁来展现一个地方多重的、原生的、变化着的文化,无疑值得关注。

阎晶明

《原来中国长这样》:

## 感受德国留学生眼中的中国

由德国伯乐中文合唱团10位成员合著的纪实文学作品《原来中国长这样》,用图文并茂的形式,记录下主人公在中国的生活见闻及体验思考,以外国人视角讲述真实的中国故事,是中德文明交流互鉴的生动体现。

这本书不是板着面孔进行说教,而是贴近生活、直观亲切,通过10位德国学生讲述亲身经历,唤起读者的情感共鸣。

“大开眼界,这还只是开始。”这是曾留学于四川大学的德国青年潘昊琰在体验“复兴号”时发出的感慨,也是我读完这本书后最想说的话。书中,我们既可以了解到青年留学生们在中国的求学生活,还可借他们的眼睛,看到集中中国文化、中国智慧、中国制造、中国速度等多重内涵于一体“国际范儿”的中国。正如潘昊琰初来中国的感受,“当我们的飞机落地四川成都,立刻就被眼前的一切所震撼,规模巨大的机场、充满现代感的智能设施、目不暇接的海报等”,令他感到新鲜、新奇。同济大学德国留学生涂鸿羲也赞叹:“中国的科技让我大开眼界。使用网络,不管

是下载学习资料,还是和远在德国的家人朋友视频通话,都无比顺畅,从来不用担心卡顿掉线。”当他听说深圳还有无人机送外卖,觉得简直太酷了。这些微小细节反映出他们内心的感受,真实、真切,因而打动人心。

这本书以小切口讲大主题,运用多人多线叙事,以短篇故事实现轻量化传播,向全世界分享青年留学生眼中的中国形象。《原来中国长这样》分为4辑,即“缘分的种子”“七彩校园”“远方的家”“深读中国”,体现了留学生渐进式认识和了解中国、看见和体验中国、感受和读懂中国、爱上和书写中国的内在逻辑。我们可以从书中明显感受到外国留学生对中国文化的痴迷、对中国发展成就的赞叹、对中国便捷现代化生活的喜爱。留学北京大学的德国青年海洋,曾参加电视节目录制,参与并主持“中德青少年云合唱音乐会”,他在书中写下在安徽黄山感受到的诗意,在海南三亚冲浪看到的阳光明媚、海天一色的风景。海洋更以敏锐的感知,解锁了中国人崇尚自然、追求“天人合一”的生态文明观:“我已经知道

山水是中国文化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它是中国精神世界的一种象征。黄山迎客松的坚韧、挺拔,还有黄山日出、日落等自然景象所蕴含的强大力量,在中国文化中,都成为一种可以人格化的美好、坚毅、博大。”

这本书通过故事中的个体命运,折射出在华留学生群体的精神追求。这10名留学生的经历不同,感受也不一样。潘昊琰“感受到了中国人的细心和友善”;海洋决心“充当中友邦交流的桥梁”;孔浩在广西壮族自治区条件艰苦的地方支教,最深的体会是中国百姓的善良;习惯了德国“注重秩序和严谨”的马天宇,更喜欢中国在秩序和严谨中“充满热情和活力”;对电子支付印象深刻的阿芷若相信“将会有更多来自世界各地的人,来感受中国文化的魅力”。“大家背景不同,怀揣着各自的梦想来到同一个地方,都在为实现自己的理想而拼搏。”通过海洋的话,让我们看到来自世界各地的留学生在中国的生活,他们为了自己的理想,克服语言学习上的重重困难,有的还参与到中国科技前沿

的多个研究领域,这种精神令人感动。正如德国伯乐中文合唱团团长张云刚所说,这种交流,不仅是语言和文化的交流,更是心灵的碰撞。每一次真诚的了解和融入,代表着中美与共、和而不同的可能。

纪实文学《原来中国长这样》聚焦外国留学生群体,用他们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言说真实立体的中国。这本书的写作无疑是一次成功的跨文化交流实践。

徐良